

# 凝固的文化——西域地名

——写在《西域地名词典》出版之际

## 贺 灵

新疆，古称西域。但其所属范围比现之新疆大得多；即使狭义西域，也比现在新疆的范围要大。西域之称，自汉代缘起，直至19世纪渐被弃用，沿用近两千年。在这两千年当中，通过各代中央政府的不断经营，西域与祖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，西域各部族与民族日甚一日地与中原发生密切的往来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自西汉至清代，在西域历史舞台上，来自不同地域的各部落、部族和民族，都曾留下了自己灿烂的文化痕迹。其中在各朝代形成的西域各类地名文化，是西域历代各族文化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华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西域地名文化，也使中华地名文化丰富多彩，折射出吸引人的光芒。

地名，从本质上讲，是一种文化现象；从其功能上讲，是地域方位的符号，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符号，它们承载的是历史，是地理特点，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，是民族的发展轨迹，是民族文化的闪光点。任何一个地名基本都有其一定的含意。地名与历史同在，与民族同在。通过地名文化，我们可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。地名的产生和演变，又是一种文化“运动”现象；绝大部分地名信息，

给世人提供的是一种历史文化气息，它带我们进入历史的遐思，因为每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名，都是一段历史，很可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。每个地区、每个民族，都有自己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地名文化，它们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光彩。

西域自公元前 60 年归入祖国版图以来，在历代有关史籍、文献、游记等当中，不断出现有关西域的形形色色的地名、部族名以及城邦诸国之名。到清朝末期，有关西域的各类地名已达一千多个（以大中型地名为准）。这些地名的产生，为西域地名文化奠定了基础。分析这些地名，都具有地区特点、民族特点、历史特点和浓厚的文化意义。今天，自古延续的西域地名文化，已经深入新疆各族人民的记忆之中，它们反射出的是一种故乡（家乡）的概念，是祖国的概念。各族人民往往通过这些地名概念，表达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热爱；也通过它们寻根溯源，表达对自己祖先的敬重。

长期以来，地名研究在有关社会科学和交叉型学科研究方面是一个薄弱的环节，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。尤其是西域地名研究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，基本上无人涉足。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讲，地名文化对其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；研究地区史，探讨民族史，均离不开地名，它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之一，有时候，一个地名就是一本学术著作或一篇理论文章的中心；划定一条国界，分清一个地域界线，弄清一个历史事件，如果离开具体的地名（包括山川、河流等名称），那将无从谈起。

西域地区史和民族史千头万绪，该探讨和理顺的问题也是极为繁多，这其中，各类地名（也包括准地名）的正本清源作用，以往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，或者是熟视无睹，未能看到其重要性，这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缺憾。

作为承担着我区文化积累重要任务的新疆人民出版社，数年之前便涉足西域地名文化这一学科领域，组织专家学者，搜集资料，撰写条目，经过数年努力，于2002年10月推出了70万字的《西域地名词典》。本书是一部集实用性、资料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西域地名工具书。虽然它还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，不到、不当之处仍然存在，但它是至目前为止，西域地名信息最集中、地名文化积累最丰厚的工具书。仔细翻阅这部著作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它给读者提供了西域地名文化多方面的信息和内容。这对我们深刻了解西域地区史、西域民族史以及新疆各民族关系史、新疆（西域）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史等，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

（一）西域地名文化可谓一部百科全书。地名信息丰富多彩，门类、语属语种繁多。既有历史地名、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和文化地名，又有行政区划地名、居民点地名和经济地名。语属既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系、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地名，又有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和汉藏语系汉语族地名。地名语种又表现为单语种和复合语种两种形式。单语种有维吾尔、汉、哈萨克、蒙古、柯尔克孜、锡伯、满、塔吉克、达斡尔等民族语地名，另外还不排除存在西域古代民族语的可能；复合语种有维汉合

璧、哈汉合璧、维哈合璧、维柯合璧、蒙汉合璧、哈蒙合璧、锡汉合璧、维锡合璧、哈锡合璧、柯汉合璧、汉满合璧、哈达合璧、蒙维合璧以及哈蒙汉、维蒙汉、锡蒙汉等三种以上语言合璧的地名。地名语意内容有丰富多彩，包罗万象，可谓一部语言百科全书。从西域地名的历史演变看，西域地名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、民族性和历史性特点，从中可以看出西域历史、民族、文化以及政治、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；也可以窥见各民族文化在特殊环境、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相互交流、相互结合，以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兼容性和互补性，反映出西域自古以来多民族杂居的历史事实，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与祖国内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往和交流的关系。

西域地名的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，从地名的语意上分类，可以看出地名命名或形成依据的不同情况，就是说地名的命名或形成与当地当时的环境、条件、人文因素等密切相关。总起来讲，西域地名的形成有以下几种情况：第一种情况，以地理、水系形状命名，即地名基本说明地理（如山脉、地貌、谷地等）和水系（如河流、湖泊等）的状貌；第二种情况，以部族名、人名、动植物名等命名；第三种情况，以自然资源和地理实体的颜色等命名；第四种情况，与历史事件、军事活动、生产活动、交通运输等有关的地名；第五种情况，水系名变地名、地名变山川名等多种地名文化互转。

（二）西域地名文化的诸多特点中，其历史性特点需要大书特书。

因为，西域地名文化更多的表现者西域历史文化气息。从另一角度讲，“西域”本身就是地区性（或地域性）历史文化的象征，西域与新疆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历史的统一性和传承关系，因此，凡在“西域”这个概念下包含的地名，多数均具有历史文化的特性。那么，具有历史文化特性的地名概念又是什么呢？在地名学或地名文化学上称其为“历史地名”。

历史地名，顾名思义是在历史上产生和形成的地名，是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历史地名，一部分沿袭至今，一部分则因种种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，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。历史地名同其他类型地名一样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，它既是地域方位的符号，又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为它承载的是历史，是民族和地区的发展轨迹及发展史。在地名文化中，历史地名以其厚重的文化含量为历史学科和其他交叉型学科所重视。因为历史地名与历史资料是相互不可分离的整体，在历史资料中历史地名可谓其精髓，是历史资料显现其准确性、可信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方面。

西域历史悠久，文化丰富多彩，其中的历史地名文化更是异彩纷呈，既具地区特征，又有民族特点，它是中华地名文化和西域历代各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多年来，学术界对历史地名文化少有专门研究，使历史地名只是表现为历史学科及其他一些学科的“死”的资料，而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补史、证史、辨史的重大作用。

西域历史，有文字记载者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在西域古代历史上，先后有数十个氏族部落、部族和民族在这块历史舞台上表演过自己的剧目，留下了各自的文化痕迹，其中的历史地名是他们留下的文化信息的一部分。它使西域地区史和民族史显得有血有肉，呈现出历史的凝重，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在西域历史地名中，所谓的“国名”、州名、都督府名、守捉名、氏族名等具有古代行政区划意义的名称演变为地名的现象较为普遍。这正好反映了西域地区史与民族史发展变化的情况。

汉代前后，在西域就有匈奴、乌孙、塞、月氏、羌等古代民族活动。汉朝统一西域以后，又有一些部落和部族先后迁入西域，或狩猎，或游牧，并在西域形成了数十个城郭诸国，即所谓的“西域三十六国”。但是，“西域三十六国”无论从氏族部落和部族成分讲，还是从地域上讲，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而且也非同一时空的概念。“三十六国”实际上是五十几“国”，形成的前后时间有的相差很多。对这些“国”名，史书都有记载，尤其是《汉书》开了记载西域史实之先河。以后经过唐朝、辽元、清朝时期西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阶段性发展，在外，国界线得以最后确定，在内，新疆天山南北重归统一，新疆近代多民族杂居局面和各民族聚居点基本形成，西域大中型地名已达一千多个（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），其中历史地名数百个。

西域历史地名从其产生和形成的规律看，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：

汉朝时期西域历史地名初步形成；唐朝时期有很快发展；西辽和元代，西域历史地名不但有所增加，而且其民族化特点进一步加强；清朝时期，西域历史地名高度发展，地名的语属更为繁多，并为西域历史地名的现代定型打下了基础。

历史地名是在西域地名文化中文化含量最厚重、最具特色的地名文化现象。可以这么说，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或一个国家，或一个地区，或一个民族，在其传统文化构成中，历史地名文化的份量比较重，并且具有自己国家、自己民族和地区的鲜明特色。所谓文明古国的古国文明，一方面就体现于其厚重的历史地名文化上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具有浓厚文化意义的西域历史地名，是我们国家、我们地区、我们民族的骄傲，它们和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古迹一样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。因此，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（或民族地区），如果随意抹去历史地名文化痕迹，那将同随意毁掉文物古迹一样，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漠视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地名如同人名一样，随意改变会带来很多弊端。西域历史地名是西域历史的见证，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为历史是由四大要素构成的，即历史人物、历史时间、历史地点（具体体现在地名上）和历史事件。如果一部历史只具备人物、时间和事件，而不具备地点，那将不是一部信史。历史地名文化在国际关系中亦具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西域自沙皇俄国开始东进以来，就成为各殖民主义国家群起染指的地区之一。尤其是沙皇俄国利用一切手段企图吞食西域，最后割

去我国 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。在当时中俄边界问题谈判中，清方谈判代表曾用确凿的地域概念（指我方绘制的地图）极力驳斥俄方的无理要求，使沙俄进一步割取伊犁地区的企图未能实现。这就说明，划定一条国界，分清一个地域界线，如果离开具体的地名（包括山川、河流等名称），那将无从谈起。另外，西域历史地名对研究西域史、新疆民族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，它的正本清源作用有时是唯一的。